

撰文／王墨林



当代传奇《等待果陀》马宝山饰演破梭

戏剧本质是形式？还是文本？

京剧能等到果陀吗？

“当代传奇”一直在寻找一种叙事的方法，从《欲望城国》(1986)开始，他们采取的策略是挪借了京剧的表演程序作为叙述文本的基础，因此当他们的剧作被声称改编自西方经典时，意味的却是演出范式的转移问题。这里我们就不能不问：西方经典提供的只是一个故事或某种戏剧性？

罗兰巴特对“叙事”的说法，强调的是一种语言系统如何被建构起来，若以京剧改编西方经典为例，即是在演出范式的转移上，强调经典如何被功能化，却非把题材的翻演拿来作为一种叙述(discourse)的策略。《等待果陀》仍然是“当代传奇”二十年来，因无法逾越这样的策略而衍生出来的新作。

首先让我们反思的是，为什么要做这种结合？在京剧与西方经典之间，是否因这样的结合而创造出一个“意义”出来？要说的是有没有美学行动上的意义性？譬如：京白、昆腔、国语、法语与荒诞派戏剧的道白之间，哪一种声音才接近荒谬感的要求？因此原着中断被提起的重复话语，既为语言表现抽象诗句的韵味调性，更是虚无哲学的情境铺设，然而翻转为京白时，当哭哭问：现在我们做什么？而啼啼回答：等待果陀！倒令人感受到的是，另一种合成文化的荒谬感！

再说马宝山架式十足的花脸表演方法，与吴兴国往现实仿真靠近的表演形态配合，虽产生一定的戏剧化观赏效果，但贝克特通过他的《等待果陀》对于西方戏剧解构的迫力，

较诸戏剧化的效果，更重要的是强调气氛与突出处境，对于当代戏剧的催化却产生了功能性的作用。诚如“当代传奇”版的戏中，虽用心形塑出插科打诨的戏剧化效果，却无法反映出现代性中的一种果陀式的现实感，即使对剧评人或立法委员提出现实观点的讽刺，也只是一滑而过被当成笑料的材料而已。

西方戏剧早已从对于“戏剧性”的强调，到近代更提出“什么是戏剧？”的问题，在近代戏剧史上已得到广泛的响应，贝克特被认为在他的荒诞剧之中更是做了确切的呼应。挪借京剧的程序表演，作为叙述《等待果陀》的文本基础，于“当代传奇”一贯操作的策略而言，大概有点轻忽了自《欲望城国》以来，从希腊悲剧到莎剧的古典经典，是否可与《等待果陀》做为20世纪戏剧最重要的结构性改变的当代经典等量对待。这里就涉及到京剧与《等待果陀》的合成，是为了在当代剧场里提出一个果陀式的现代性问题，或在实验剧场里提出一个传统的美学模式通过杂交而再生呢？

戏剧本质在于形式还是文本？“当代传奇”版的《等待果陀》，不只提供了让我们能够争论的一个实践结果，更让我们能够进一步反思台湾戏剧如何进入当代剧场的论述里。

(王墨林：台湾剧评家与剧场工作者)

责任编辑/白勇华